

齐齐哈尔几名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

【明慧网】齐市法轮功学员田勇、李顺江、高福平、张福海、赵义、张立群等人，于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期间分别遭受非法关押于齐齐哈尔市双合看守所、齐齐哈尔监狱（冯屯监狱）、泰来监狱，并遭受到野蛮灌食、喷辣椒水、强迫坐小板凳、撞墙，电击等酷刑迫害，其中，年仅五十岁的李顺江不幸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含冤离世。以下是这些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田勇遭受的惨无人道折磨

田勇，四十五岁，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多，从家里刚下楼被就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刑警队五、六个警察绑架，把钥匙抢下后，到他家打开房门，把其妻子王爱华又绑架了。带头是姓杜的队长警察电话：13803621000。他们把田勇夫妻俩绑架到铁锋区刑警队。“办案人”尹涛、张健，他们连续三天不让田勇睡觉，在审讯室中对他吹冷空调，用不明的粉末对田勇的眼睛间断地吹，致使他的眼睛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还把田勇弄到一个没有监控的小屋，坐在铁椅子上用湿毛巾闷住鼻子和嘴，往毛巾上浇凉水使他呼吸困难。恶警还把手铐上拽抻，致使田勇浑身抽搐，动手打脸，脚踢下阴部，使他下身肿大，便血数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八点多，田勇被非法关押到齐齐哈尔市双合看守所，在这期间田勇一直在绝食抗议。三月二十五日早上，在看守所613房间上厕所时排便便血，摔倒，浑身抽搐，看守所让办案人来把他送到齐齐哈尔市附属二院检查身体，其中一个警察伏在田勇耳边说：你有病，病得很重，我也得把你送进去，这是上边要求，我没有办法！就这样，田勇又被送

回看守所。

三月二十六日，田勇和刘慧杰被看守所王所长和几个警察一起送去齐齐哈尔市附属二院灌食迫害，他俩一直在向他们讲真相，刘慧杰被一名女警打了几个耳光，脸被划破。由于田勇的鼻孔肿大和拒绝灌食，他们连续换了几名护士都没插管成功。后来来了一名男大夫，用钢丝插到软管里给下鼻管，他们几名男警察压住田勇身体，护士按住头，男大夫不管他的剧痛用钢丝给下管灌食。田勇在齐齐哈尔市附属二院六楼被野蛮灌食，男医生和护士都是那里的。就这样回到了看守所，都是手脚被铐着，与链子穿在一起。

后来，田勇被转到看守所512监室，管房警察叫韩志强。田勇也间断地被拖出去灌食物多次，有时候是去附属二院，有时候就在看守所的走廊，有一次灌食插管从鼻子进去从嘴里出来了，看守所有个叫沈队的警察，他是负责二楼五监区的，他用手拉着从田勇的嘴里出来的鼻管和鼻子出来的管左右拽，一边折磨一边大笑，痛得田勇泪流不止！每次插管灌食都是齐齐哈尔市附属二院的护士和大夫来用钢丝插到软管里给下鼻管！

在看守所，田勇的身体被折磨得非常虚弱，好几次被送到附属二院，但是做CT检查从来不告诉结果！这一年多，田勇一直在韩志强的看守所病号监室遭非法羁押。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六名法轮功学员田勇、李顺江、高福平、张福海、赵义、张立群被送到齐齐哈尔监狱（冯屯监狱）迫害。刚到集训队不久，由于田勇身体太虚弱出现浑身抽搐！被送到监狱医院，监狱医院犯人徐宏达用银

针扎田勇的指甲缝里！一边扎一边说：别装了，到这就得听话！由于田勇身体虚弱，进食困难，在冯屯监狱集训队，田勇走路都得扶墙走！另外五名法轮功学员都被码坐小板凳。

在集训队呆了五十天，法轮功学员于二零一九年二月初分到各个大队，田勇被分到五监区，干的活是用小镊子缠线盒（网络机顶盒上用的）。到冯屯监狱五监区，田勇被罚站近两周，因拒绝劳动，拒绝背监规，监区想把田勇送小号迫害，小号拒收没去成。后来家里人把他的病例送到五监区，监区也没有再强迫他劳动。

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冯屯监狱所有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转到泰来监狱！田勇被分到七监区（纺纱监区）二中队。大队长叫刘磊。刘磊让田勇写保证书，田勇拒绝，他们叫一个犯人看着他，一出工就叫田勇在七监区车间面壁罚站，一个犯人给田勇打饭，他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活动！刘姓警察踢了田勇二脚，看着不许坐着。回到监室一切正常，他们对田勇在经济上迫害，他在泰来监狱待了七个月就花了90元钱，不许购物，理由是不写保证书。

高福平、张立群遭受的迫害

一九年三月份，高福平在冯屯监狱一监区，干完活收工时，让高福平下蹲报数，他拒绝。被喷辣椒水。小队长推他头撞墙，电棍电他。法轮功学员武云龙说你咋打人呢，也被喷了辣椒水。最后高福平关小号一个月，武云龙被关一个半月。张立群在炼大法前曾患乙型肝炎大三阳，炼功一个月后就好了。他被非法判刑十一年，出来后才几年，一七年又被绑架。遭非法判刑三年。在冯屯监狱期（接下页）

(接上页)间,被强迫坐小板凳五十多天,不让动。上大便秘不出来,被迫害得肝部胀痛。转回泰来监狱后,经常恶心难受,并摔倒两次。第二次送到监狱医院抢救。

在第一次十一年刑期时,四十多岁的他开始掉牙,上面的牙都掉了。吃饭都费尽。迫害初期因去北京上访,被关押两个月,后被绑架进洗脑班半年,判刑十一年,加上这次三年,近15年的光阴都在监狱中度过。正是人生的大好时光,一生能有多少个15年。

王宇东遭受的部份迫害

王宇东被送到泰来监狱后,因为不出工,大队长苗兴宇找来两个小警察拿电棍电他。不穿囚服被丰亮喷辣椒水,强行戴手铐脚镣,28斤脚镣,关在小号,锁在地环上,躺着坐着都难受,吃喝拉撒都在一个空间里。

王宇东转到冯屯监狱后,不报数不站队不走队列,被中队长电棍电。一九年十月三日晚上九点多,出去方便回来后就上不去床了。他是上铺。觉得天旋地转,被撵到别人铺上,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在监狱医院住了一宿后,又被转院到齐市附属二院,三天后才清醒,后又被送到省监狱医院。医院说他的记忆细胞损失百分之七十多。

王宇东在病监呆四个月后,六月份回到五监区。监区副大队长让他干活,王宇东干不了,被叫到办公室,被喷辣椒水十多罐,喷脸喷眼睛,整个面部火辣,眼睛睁不开,眼泪不止,什么都看不清,非常痛苦。两个小时后面都曝皮了。三、四天内连续喷三次,每回都喷十来罐,都是副大队指挥出头迫害。至今脸上还有几个坑,都是那次留下来的疤。

王宇东转回泰来监狱前,泰来监狱培训警察整人的手段。回去后让法轮功学员都站着,腿都肿了。喷辣椒水,电棍电,用皮牛打人,一打一个凜子。

王宇东在泰来监狱绝食期间,被威胁要灌食。后来给王宇东弄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弄来一坨粪便,

说不吃饭就把它吃了。被逼无奈,王宇东停止了绝食。

张福海遭受的部份迫害

张福海在被投到冯屯监狱后,监狱让他干活。他说干不了,在派出所时被打被抽,胳膊受伤,干不了活。当时集训队李延伟,副大队长侯彦彬,大队长王力都在。王力过来打他一嘴巴,电棍电额头,电胳膊;哪疼电哪;把张福海送到机台跟前,站了半小时,让他想想能不能干,被拒绝后,又电了十多分钟,往眼睛里喷辣椒水,致使张福海的眼睛疼得睁不开。

张福海被转到泰来监狱后被分到四监区。大队长尚大鹏,副大队长金龙。指导员傅立彬。他们逼迫张福海干活,张福海说干不了,在冯屯监狱就干不了,他们打张福海,张福海的父亲一直在为此事到处给他维权。李金龙说你干不了活,就在这站着,画了个圈,当时正下着雨,站了两三个小时,雨大了才让进屋站着。在车间食堂又强制站了四、五天,除吃饭时间,其余时间从早六点站到晚上八点一直站着。有一天站累了,他蹲一会,尚大龙就哼他要求站好了。因为他不干活,有一天被两个刑事犯摁倒。他说:乍得,你们还要动武力要打我呀。最终没敢打。下午找脚镣给张福海扣上,拉到没监控的车间,用手链挂横梁三个小时。吃饭后,用车送到单独一个宿舍,让人看着,不许睡觉,闭上眼睛就扒拉醒,致使张福海一夜没睡。

第二天,恶徒又拉张福海去挂,挂到中午。张福海被迫拖着受伤的身体干活,从早八点干到晚六点。过几天教导员又找到他,逼其转化。他说,我写不了。我没错,我做好人不偷不抢,往哪转化。大队长,指导员,副大队合谋,给他戴上手铐,拷到钢丝网上曝晒。当时正值8月份,曝晒三、四个小时。他们三人在树底下乘凉。还让刑事犯去劝他,一直铐到下班点。第二天用链子挂到车间,两胳膊伸直,挂了两天,使本来就有伤的胳膊更是雪上加霜。胳膊一直疼。

李顺江遭受的迫害

齐市工程师李顺江,二零一七年被绑架、枉判三年,在冯屯监狱和泰来监狱里被迫害致胸积水、肺积水,出狱之后一直没有好转,喘气都困难,加之派出所不断的骚扰,最终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含冤离世,才50岁出头,留下也是被中共迫害出精神疾病的妻子,和瘫痪在床的岳母。

由于走得突然,李顺江的父母和姐妹也没能看到他最后一面,亲人嚎啕大哭。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怎样的一种心痛?李顺江因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绑架、二次被非法判刑(九年、三年),在看守所、监狱遭受吊挂、铁椅、毒打、铁鞭抽脸、支棍、反铐、关小号、死撑子等酷刑摧残。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